

获美国爱伦·坡推理小说奖、星云奖、雨果文学奖、世界奇幻故事奖提名，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，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。

FU' ERMOSI
XIAOMEI
TAN' AN XILIE

福尔摩斯小妹

探案系列  再见了，吉卜赛

(美)南希·史宾格 著
史玉蓉 译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获美国爱伦·坡推理小说奖、星云奖、雨果文学奖、世界奇幻故事奖提名,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,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。

 FU' ERMOSI
XIAOMEI
TAN' AN XILIE

福尔摩斯小妹

探案系列  再见了,吉卜赛 

(美)南希·史宾格 著
史玉蓉 译

著作权登记号:皖登字 121196 号

TITLE: THE CASE OF THE GYPSY GOODBYE

AUTHOR: NANCY SPRINGER

Copyright: ©2010 BY NANCY SPRING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. NAGGAR LITERARY AGENCY, INC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© 2013 Anhui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中文简体字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·再见了, 吉卜赛 / (美) 南希·史宾格著; 史玉蓉译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397-5591-5

I. ①福… II. ①南… ②史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6813 号

FU'ERMOSI XIAOMEI TAN'AN XILIE ZAIJIAN LE JIPUSAI
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·再见了, 吉卜赛

(美)南希·史宾格 著
史玉蓉 译

出版人: 张克文 策 划: 杨 康 责任编辑: 田龙 杨 康
责任校对: 冯劲松 责任印制: 田 航 版权运作: 王 利 古宏霞 芮 嘉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@yahoo.cn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21(办公室) 63533531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张: 5.25 字数: 88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5591-5

定价: 13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1889年7月	1
雅各布森夫人	9
呼喊“救命”的公爵	14
两个玛丽	22
公爵夫人	31
哥哥来了	37
初次侦察	43
母亲的消息	51
遇见哥哥	57
给我的信	65

密 码 棒	71
伪 装	78
寻找证据	84
近距离接触	91
亲爱的夏洛克	98
基普街到了	108
一起侦察	114
发 现	119
破 案	125
不再担心	134
母亲的信	142
亲 人 们	151





1889年7月

“夏洛克先生,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!我……感谢……感谢您能亲自来一趟……”雷恩夫人——福尔摩斯家族忠诚的佣人,在大侦探很小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家庭,此时她满眼泪水,抑制不住声音的颤抖。

“别这么说,很高兴能有机会来拜访您。”像往常一样,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不动声色地查看菲厄德尔老宅。它的大厅是由黑色的木头建成的。今天,他穿了一套米黄色田园风格的薄西服,一双轻便的棕色羊皮靴,戴着一副手套和一顶猎鹿帽。他把手套、帽子和绅士杖放在客厅的桌子上,立即步入正题——说出此次前来的目的:“雷恩先生给我的电报真让人费解。请告诉我,他在电报里说的那个古怪的包裹到底是什么?为什么你们不敢打开?”

雷恩夫人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她的丈夫——白发苍苍的雷恩先生，顾不得一贯的讲究，匆匆忙忙跑了进来，又像他妻子那样寒暄了一遍：“夏洛克先生，您好！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……您能来，真是太好了……今天天气不错，先生，请允许我为您搬张椅子，坐在屋子外面。”

就这样，在雷恩夫妇的热情安排下，夏洛克坐在了阴凉的走廊上。雷恩夫人拿来了冰镇柠檬茶和杏仁饼干。等他们忙完一切，夏洛克才有机会再次和他们讨论正事。

“雷恩，你最近收到的包裹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让你和雷恩夫人感到不安？”夏洛克问这位可敬的管家。

雷恩——福尔摩斯家族的老管家，几十年来一直忙于处理各种繁琐的家庭事务，训练有素，说起话来有条不紊：“夏洛克先生，首先，这个包裹来路不明，半夜里送来的，我们不知道是谁放在那儿的。”

“放在哪里？”他靠在椅背上，事情发展到这里，大侦探的脸上才稍稍显出兴奋的神色。

“放在厨房的门口，要不是雷金纳德，我们到早上还没有发现呢。”

雷金纳德是一条长毛牧羊犬，此时正躺在一旁的地板上，听到有人叫它的名字，它抬起头来。

“我们一直都让它睡在屋里，它在这里也已经住了很



多年了，就像我和雷恩一样。”雷恩夫人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解释。

雷金纳德低下头，毛茸茸的尾巴打在走廊的地板上“砰砰”作响。

“当时它叫了吗？”夏洛克变得有些不耐烦。

“叫了，它叫得可凶了，像一只凶猛的老虎！”雷恩夫人肯定地点了点头，“可是，要不是我一直睡在书房的沙发上，我想就算它叫，我也听不到。福尔摩斯先生，请原谅，我的膝盖出毛病了，上楼梯疼得很，所以我擅自睡在了书房。”

“可我睡在自己的房间，直到夫人摇铃招呼我下楼之后，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”雷恩先生说。

“当时它趴在厨房的门上，一个劲儿地叫，像一头狮子一样凶！雷恩没下楼，我不敢轻举妄动。”想必雷恩夫人口中的“它”指的是狗，她兴奋的评论与她丈夫谨慎的报告形成对比，特别是描述既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的狗叫声。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斜靠在椅子上，露出他一贯失望的神色，也许是对这两个人含糊不清的描述有些不解：“于是，最终查看之后，你发现了一个包裹，但是没有发现那个神秘的送件人任何痕迹。当时是几点？”

“星期四凌晨三点二十分左右，福尔摩斯先生。那天我还外出打了一会儿猎，夜很黑，天阴沉沉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”雷恩先生回答。

“后来你把包裹拿进来，但为什么不打开？”

“我不敢冒昧打开，福尔摩斯先生，这个包裹来路不明，难以解释。”

雷恩先生似乎还想解释，但夏洛克·福尔摩斯做了一个手势阻止了他，说：“我自己来判断吧。请让我看看那个神秘的包裹。”

这个包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包裹，而是一个由厚牛皮纸粘成的大信封，很轻，看不出里面装了东西。但是信封上的图案引起了夏洛克·福尔摩斯的注意。上面布满黑色粗糙的纹饰。四个角画满线条，有曲线、螺旋纹和蛇形线，整个信封画满杏仁状和圆圈样的图案，呈对角线分布，像古老图案中的眼睛，轮廓被反复描了多遍。

“真让人头皮发麻！”雷恩夫人双手抱着胳膊说道。

“确实很让人头皮发麻。但是，是谁……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没有说完，又仔细查看信封上其他记号：飞鸟、蛇、箭头、星座图案、新月在云隙间射下的光芒……画风很粗糙，除了信封上方的一个大圆圈是空白的之外，信封其他地方都被密密麻麻地画满了，好像担心别人加进



去什么似的。这个圆圈的边沿是很多行纵横交错的线，乍一看中间似乎是空白的，但是夏洛克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拿出放大镜对着中间的这个圆圈仔细观察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下放大镜——完全没有意识到把它放在了盛杏仁饼干的盘子里。他坐了下来，把信放在大腿上，出神地望着菲厄德尔老宅远处的栎树林。

雷恩夫妇互相看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在一片寂静中，可以听见雷金纳德的鼾声。

夏洛克回过神来，他看了看熟睡的狗，转过身问管家和他的妻子：“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中间的铅笔画？”

“先生，我们注意到了。”雷恩先生的回答显得很规矩，甚至有些小心翼翼。

“我老眼昏花，完全没有注意到，雷恩指给我看的时候才发现。画在这样的牛皮纸上很难看出来。”雷恩夫人内疚地说。

“我想，如果周围没有这么多粗糙的木炭画的话，会更容易看到。”

“木炭？”雷恩夫妇异口同声地叫道。

“没错！仔细看可以看到炭粒和用手涂抹的痕迹。我敢确定，这幅画画好之后被涂抹过。对于这幅画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”

雷恩夫妇面面相觑。

“这幅画上有一朵美丽、精致的花……”雷恩先生说。

“菊花！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脱口而出，口气非常严厉。

“……周围是一圈绿色植物。”

“是常春藤。你们有没有认出这位画家的创作风格？”这一次，夏洛克的问题更直接了。

两个人都陷入沉默，看上去非常不自在。

“好吧，”雷恩夫人打破僵局，“它的确让我想起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

“我们不敢冒昧直言，夏洛克先生。”雷恩小心地说。

“得了，”夏洛克的声​​音变了，可以听出他情绪的变化，“你们和我都猜到，这幅画是出自我母亲之手。”

他说的是爱多利亚·凡奈特·福尔摩斯夫人，她已经失踪近一年，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她已经遇害，似乎仅仅是性格孤僻的老人离家出走而已。

在她出走之后不久，她的女儿——福尔摩斯的小妹——十四岁的艾诺拉·爱多利亚·哈达沙·福尔摩斯也失踪了。

过了好久，雷恩夫人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夏洛克先生，你有没有福尔摩斯夫人或者艾诺拉小姐的消息？”



“啊！”听到他妹妹的名字,他有种奇怪的感觉,但是大侦探依然不露声色地回答:“是的,我在伦敦遇见过艾诺拉几次,但是每次见面都不能令人满意。”

“她还好吗？”

“非常好。一开始,她似乎和母亲一起做事,她们在《帕尔·马尔公报》的一个私人栏目中通过加密信息进行交流。”

雷恩夫人看了看雷恩先生。雷恩先生清了清喉咙,试着问:“你破解那些密码了吗？”

“我破解了一些,有一个却始终没有弄明白。但是,我确定我母亲的代号是菊花,我妹妹的代号是常春藤。”大侦探的声音很清晰,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信封上模糊的铅笔画。

雷恩夫妇深吸了一口气,连雷金纳德都被弄醒了。它机警地站在那里,毛茸茸的耳朵高高竖起,鼻子不停地嗅来嗅去。

“这几个月一直都没有福尔摩斯夫人的消息,为什么现在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呢?里面装的是什?”夏洛克的声音很严肃,好像是在跟华生分析案情,修长的手指敲击着棕色的信封。

“我去给您拿开信刀?”雷恩说。

“不，我不能打开。这封信是给艾诺拉的，绅士不应该偷看别人的信件。我要把信带回伦敦，寄给她。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收起放大镜，站起身。

雷恩夫妇也站起来，盯着夏洛克。

雷恩先生满怀疑虑：“可是……福尔摩斯先生，您怎么才能找到她呢？”

“我相信我能找到她。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似乎笑了起来，眼睛里闪现出敏锐的光芒。



雅各布森夫人

这个早晨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我像往常一样去办公室报到(应该说是去拉格斯汀博士的办公室)。拉格斯汀博士是我虚构出来的上司,职业是失物找寻专家。我穿了件非常合身的绿色螺纹布公主裙,宽大的硬纱领子,戴了一顶看上去很有品位的赤褐色假发,还搭配了一顶帽子,并在我的左手无名指上戴了一枚戒指。

“早上好,雅各布森夫人!”服务生一边帮我开门,一边大声跟我打招呼。

“你好,乔迪!”我微笑着,其实内心满是欢喜,经过一个月的适应,这个小伙子总算能顺利地叫出我的“新”名字。想到一个月前他的表现,真是对比鲜明。那天来报到的时候,我穿了一件女裁缝做的衣服(在英国传统裁

缝店一般只雇用男性),一件杏色的带花边的薄裙,同样在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枚戒指。

“从现在开始,请你们称呼我‘雅各布森夫人’。”我向拉格斯汀博士的下属们宣布。他们分别是:管家费特茨芒斯夫人、厨娘贝莉和服务生乔迪。说着我伸出左手向他们展示我的戒指,其实这是我头一天晚上从一家当铺里弄来的。

“哦!佛祖啊!是金的?是纯金的吗?”乔迪——他是印度人,惊叫一声,在滑稽的服务生帽子下一双眼睛瞪得溜圆。

“请原谅我们大惊小怪,您吓了我们一跳。”费特茨芒斯夫人说。

我自己倒没有感到这么惊讶,可是我没有时间向他们解释,我必须尽快逃离伦敦东区。因为我的哥哥夏洛克·福尔摩斯在调查“失踪的伯爵案”和“奇怪的裙衬案”的时候,已经知道我太多事情。我把所有伪装成艾薇·莫斯尔时所穿的衣服、难看的假发和便宜的小饰品全部丢掉,我必须为自己换一个身份。

“你今天跟平常完全不一样,嗯……我是说你的……状态。”费特茨芒斯夫人解释。

“瞎说!这就是雅各布森先生的住所,她现在和拉格



斯汀博士住在一起,不是吗?”厨娘贝莉夫人打断她的话。

听了这话,其他两位属下倒吸一口气。这是他们头一次敢当面这样含沙射影地打趣我虚构的职业。当然,我本来应该严厉地制止她,但是她不停地逗我笑,我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其他三个人见此情景,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

“贝莉夫人,你怎敢这么说话?现在请你告诉我,是谁付你们工钱?我对你们怎么样?”我竖起眉毛,挨个问他们,尽管声音严肃,却是面带笑容。

每个人都坚定地点点头,好像想起了我在圣诞节时给他们发的丰厚的奖金。

“好,那么,我现在是谁呢?”我问话的时候,故意看了贝莉夫人一眼。

毫无疑问,经过一番思考之后,贝莉夫人也对我心存感激,担心被解雇,立即回答:“当然,您是……哎呀……我想不起来了。”那口气听上去就像是和我一起做坏事一样。

“雅各布森夫人。”我说。

之所以用这个名字,是因为雅各布森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,即使有人恰好认识雅克布森先生,也不一定会

认为就是同一个人。

她屈膝给我行了个礼，说：“好的，雅各布森夫人。”

“很好。那么费特茨芒斯夫人，您呢？”

“雅各布森夫人，衷心地祝福您。”

“谢谢！那么，乔迪呢？”我不仅改变了外表，而且尽力学着贵族的腔调说话。

“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夫人。”

“不要称呼我夫人！现在我的名字是什么？”我叹了口气，这个榆木脑袋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变通？

“嗯，雅各布斯夫人。”

“不对，是雅各布森夫人。”

“是，夫人……雅各布森夫人。”

“非常好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不再是拉格斯汀博士的秘书了，现在开始，我是他的助理。”

“好的，雅各布森夫人。”我对自己的提拔他们没有任何异议。

“其实，这跟以前没什么不同。以前你们做什么，现在还做什么。”我说。

他们没有再追问。我知道，这件事很快就会成为他们和街区里其他佣人们闲聊的话题。幸运的是，我住的街区离夏洛克·福尔摩斯和麦克罗夫特·福尔摩斯的街